

楚繪書疏證跋

陳 槃

友人饒選堂宗頤先生，以近撰楚繪書疏證示余，勝義絡繹，深造有得，精思卓識，斯可謂難能矣。余已獲以先覩爲快，偶亦有所觸發爰爲綴屬如下：

『經紕——盈縮——呈與盈通——盈與羸通，燉煌本尚書釋文

羸音盈』（元稿B1條）。

槃案此說致塢。羸，古讀如呈，故字亦或從呈。甗季鼎：『甗季乍羸氏行鼎』（武英殿彝器圖錄上二五）。楊樹達曰：『（呈）與吳季子之劍逞字所从之呈正同，呈爲今之呈字，然則此銘乃假羸爲羸，羸之古讀當與呈同，不如今以成切之音也』（積微居金文說甗季鼎跋。增訂本葉一五五）。是則『經紕』即『羸紕』，亦即『羸縮』，亦即『盈縮』矣。

『曰故□羸（能——熊）——案能乃古熊字，其證如下：

黃能	（左昭七年）	能羸	（夏小正）
黃熊	（同書釋文）	熊羸	
黃熊	（夏本紀正義、未哲堂蒙記）		

熊與羸亦通，左傳「敬羸」，公、穀作「頃熊」。「熊」字之異體甚多，古作「𧈧」，見玉篇』（元稿A-）。

槃案羸，殆熊之異體。然釋爲『能』，讀作『熊』，固自可通。至于左傳，舊本並作『熊』；六朝以後始作豎三足之『能』，或加三點作『熊』；逮及唐初，遂有逕改傳文爲『能』者。王引之已辨之，極詳審（詳經義述聞十九、葉十三上——十六下）。今雖不必強同，然理當附注。否則所引左傳之等，不幾于使讀者有來麻不明之感歟？

左傳『羸』，而公、穀並作『熊』者，楊樹達以爲，羸字金文或从『女』，或从『貝』。其从貝者，與『熊』字形近，故譌爲熊（積微居金文說 庚羸 直跋。增訂本葉二一五）。案楊說蓋是也。熊乃楚國氏族之稱，芈則其姓。古代男稱系之以氏，婦女則以姓。如爲楚女，則宜曰『頃芈』，不當曰『頃熊』；故知『頃熊』是『頃羸』之譌，非楚出也。

玉篇『熊』作『難』者，蓋亦六朝別俗之字。顏氏家訓雜藝篇所謂『北朝喪亂之餘，書迹鄙陋』，『徧滿經傳』者，此類是也。

『千又百歲』。

淮南天文訓：「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始，日月星辰復始」。是千五百歲爲大終始之數字，而千有百歲乃爲約數。由是知鄒子之「終始」，必與此義有關。此類之書，有黃帝終始傳（史記褚先生引，又見沈濤銅尉斗齋隨筆）……詩云：「萬有千歲，眉壽無有害」。後來緯書記三皇，動輒言「萬八千歲」，皆此類句法』（元稿A十六）。

繫案『千又百歲』是否爲『一千五百二十歲』之約數，似當存疑。黃帝終始傳與鄒子（衍）終始，可能是一類。楊雄法言重黎第十：『或問黃帝終始。曰：託也』。注：『世有黃帝之書，論終始之運，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，天地一周也』。孫詒讓曰：『案黃帝終始，漢書藝文志不著錄。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黃帝終始傳云……即此書也。漢書律曆志云：丞相屬寶、長安單安國、安陵栢育治終始，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』。自注：『此據元鳳三年言之，與李說（案謂李軌法言注）略同』（札迻八、葉十八）。案鄒子終始以三千五百歲爲一終始，則與淮南子之以千五百二十歲爲一終始者，亦又不同。是『終始』書年限之說，匪止一事（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公棊生終始十四篇，元注：『傳鄒爽終始書』〔補注引錢大昭謂：『終始』當作『終始』〕、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〔顏注：亦鄒衍所說〕。繫案公棊生

傳鄒奭終始而不傳鄒衍終始，是蓋兩鄒子之說亦不盡同矣），不可謂彼『終始』即此『終始』矣。若謂鄒衍終始與繪書之義有關，益未詳所據矣。

『西國東國之名，占星家每用之，如天官書云：「出西逆行至東正，西國吉；出東至西正，東國吉」。是其例』（元稿B / 2）。

繫案四國之稱，舊籍習見，昭四年左傳：『東國水，不可以城』；小雅大東序：『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』；大雅崧高：『南國是式』；小雅谷風：『南國之紀』；成十六年左傳卜辭：『南國蹇』；大雅韓奕：『奄受北國』。蓋兩周恆辭也。『四國』一辭亦然，今略。

繫淺見寡聞，凡茲所陳，極知不足以贊益高明。但已猥承雅命，則亦聊復滕附篇末而已。

五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。